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七辑



永远的奶香

刘靖安

[illegibl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七辑



永远的奶香

刘靖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奶香 / 刘靖安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62 - 8

I. ①永… II. ①刘…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341 号

永远的奶香

刘靖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张 越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62 - 8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2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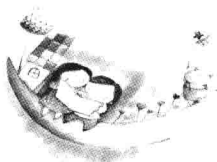
2014年9月

目 录

蛙声如浪	1
永远的奶香	4
竹虫	8
秋蝶	11
篱笆墙	14
茶杯	17
杨大脚	20
裸睡	23
小刘是个好同志	26
桃花坞	29
雨后的蘑菇	32
乌夜啼	35
屋顶上的油菜花	38
伟人山	41
桃花扇	44
说聊斋	47
和一只羊在海边漫步	50

做梦真好	53
那年那月之一：吃肉	56
那年那月之二：赶猪	59
那年那月之三：抬肚皮	62
那年那月之四：卖肉	65
那年那月之五：书殇	68
那年那月之六：猪殇	72
那年那月之七：狗殇	76
怀念一个人	80
奇怪的哭声	83
樱桃树	86
银子的故事	89
一把花伞	92
男人的胡子	95
土碗如命	98
红叶摇曳	101
村长打人了	105
断墙下的影子	108
大牙	111
幸福的长辫	114
继父	117
吃雪	120
长在水里的桃树	123

人与猴	126
直立行走的羊	129
一只劳教的羊	132
打工的女孩	135
开花的墙	138
变脸	141
两棵枣树	144
偃月刀	147
醉酒	150
傍晚	153
古城有家	155
血染的小棉袄	158
唢呐王	161
空位上有人	164
张三杀人	167
废墟上的蝴蝶	170
红红的指甲花	173
挂把刀做人	176
送子石	179
浣花草	182



蛙声如浪

我要出去打工！二秀说。

二秀说话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秧苗，全被夜色笼住了。

二秀站在河岸上。河岸上，是一排垂柳。垂柳在风中，袅娜着身姿，柔柔的，像二秀飘逸在风中的秀发。

阿文站在二秀身边。阿文是二秀的男朋友。

阿文看着远处，像一段木头。

我要出去打工！二秀又说。这次，二秀的声音高了许多。呱呱——他们身后，突然响起了蛙声。二秀吓了一跳，身子顺势靠在了阿文肩上。蛙声像凑热闹似的，这儿一声，那儿一声，或长或短，或低或高地互相应和起来。

说话呀你！二秀催促着。

我还说啥，你都铁了心。阿文气冲冲地坐在了地上。

二秀说出去打工，已经说两年了。阿文老是不答应。有时，逼急了，阿文就说他出去。但阿文不能走，他爸妈已是五十的人了，家里家外全靠他。进退两难的阿文，面对二秀，比女人还楚楚可怜。二秀心一软，只得让步了。

这次，二秀不会再让步了。阿文有这个预感。

前几天，和二秀去赶集，阿文就明白二秀的心思了。那天，二秀说要买件衣服，让阿文陪她。阿文陪着二秀，走遍了镇上大大小小的时装店，都没买成。称心的，要三四百，买不起。价钱低的，二秀又看不上眼。失望在二秀脸上迅速地蔓延。在回村的路上，二秀叹着气，羡慕



地说，你看桂枝，四五百的衣服，眼都不眨不一下。你看三娃，结婚的时候，用的穿的床上的样样都是高档货。我们呢？啥也没有，你想过我们的将来吗？

那好，我豁出去了。阿文说。

你能走吗？算了，还是我去吧。二秀摇着头说。

现在，二秀终于摊牌了。

天，越发地暗了。四周全像泼了墨。田野的蛙声，像洪水一样，涨了上来，把夜里的一切全淹没了，包括二秀和阿文。村子在身后，那里有一些星星点点昏黄的灯光，他们瞧不见。他们面对着河水，河水在黑暗中和着蛙声的韵律，哗哗地流淌着，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

别这样，二秀永远是你的。二秀把头埋进阿文的怀里，低声说。

到了外面，你就会身不由己了。阿文的声音充满了悲怆。

难道你这么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五年的感情？二秀抬起头，手指游上了阿文的脸。二秀的手指湿漉漉的。二秀发现，阿文在流泪。

二秀心里一颤。黑暗中，二秀咬了咬牙。

二秀伸出双手，抱住了阿文的头。阿文一把揽了二秀，两张嘴粘在了一起。蛙声，一浪高过一浪，前赴后继地涌上来，拍打着整个河床……

不知过了多久，二秀终于说话了。

二秀说，现在，我是你的人了，这下放心了吧？

阿文轻轻地嗯了一声，然后说，什么时候走？

明天，二秀说，不然夜长梦多，怕又走不了了。

沉默了好一阵，二秀又说，晚了，我们都回去吧。

阿文站起来，搂着二秀的腰，踩着一路蛙声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二秀真的走了。

阿文站在车站，又变成了一段木头。

年底，二秀没回来。阿文一等又是半年。这天，阿文收到了二秀第二封信。二秀在信里说，那天晚上的蛙声老出现在她的梦中，她好想听，可是城市里听不到。末了，还说，等挣了钱，一定早些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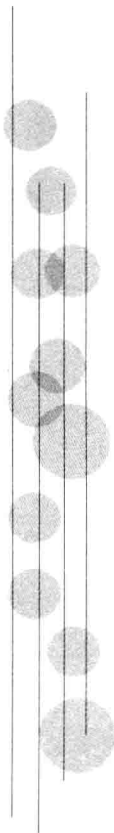
不久，二秀收到了阿文的回信，还有一个包裹。二秀打开包裹，就



看见一盘磁带。二秀借了随身听，躲在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听。一阵“刺刺”声之后，一片蛙声便密密地拍打着耳鼓，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

二秀哭了。哭着的二秀，在泪眼蒙胧中，看到远处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二秀慌乱地取出磁带，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永远的奶香

松有一个梦，这个梦做了三十年。

松的梦里，是一个女人，叫二香。

二香男人是个火炮脾气，一点就着。跟了男人几十年，二香没少挨打。

有一回，松听不下去，就怒气冲冲打开后门，爬上一道坎，冲进二香家里，一把拉住了她男人。二香缩在屋角，抱着头，抬起一双泪眼说，松，你别管，让他打死算了。她男人停止了咆哮，像看怪物一样看松。男人每次打二香总是操着大嗓门，边打边骂，上下几层院子都清晰可闻。

你给我滚，她是我的女人，关你屁事。男人指着两扇门，吼。

我知道，但你不能打人。松不松手。

男人竟然笑了。

你姓你的张，她姓她的王，你们又不是亲戚。男人说，你既然这样护她，不说出个道理来，你休想出这个门。男人目露凶光，伸出的右手，像一把张开的钳子，卡住了松的脖子。

我喜欢她，怎么样？你不要，我娶。你有本事，就掐死我。松梗着脖子，闷声闷气地说。

男人突然一声大笑，松开手，把松推出门，说，你一个小娃娃，我不和你计较，回去挺你的尸吧。松还想说什么，可身后的门“啪”的关上了。松侧耳听了听，屋里静了。松放了心，披一身月光回了家。

那年，二香三十多岁，松还不到二十。

日子一天天地流走了，二香和松的年龄也像春天的小草，一天天地往上长。二香的男人终于走向了人生的冬天，生命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枯



萎了。

松的机会来了。这天，松找到了二香。

松说，二香，嫁给我吧，让我好好照顾你。

二香抬起头，笑了笑，笑出一些深深浅浅的皱纹。

别笑啊，我说的是真的。松急了。

你疯了吗？我比你大十六岁哩。二香慢悠悠地说。

我不管，就要娶你，我等你三十年了。松抓住二香的手，握进了手心。

二香像被烫了一下，猛地缩了回去。二香说，我都成老太婆了，你喜欢我啥？别哄我高兴了。

就是喜欢你，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你了。松的话语无伦次。

那一刻？二香不明白。

是的，从吃到你奶那天起，我就喜欢你了，梦里老是你。松轻轻地说。

二香恍然大悟。二香说，那是疯着玩的，你还记着啊。

松当然记着，甚至是刻骨铭心。松出生后，他娘奶水少，成天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他爹娘只得挣命挣工分。有一次，他爹娘上山采肥，路上遇到了暴雨，在一个岩洞里躲雨的时候，发生了泥石流，他爹娘就被埋在了里面。松因为暂由他伯母带着，才幸免于难。没了爹娘，伯父就收养了他。那年头，生活差，松成长得死去活来，但总算像一棵松一样顽强地活下来了。十三年那年，松虽然瘦弱，但也能挣工分了。有一天，男男女女一起锄麦，趁休息的间歇，几个女人和一些男人开着玩笑，松也在旁边，他时不时地也插几句。两个女人看松小，想逗他，就一使眼色，上前把松按在了地上。一个女人喊，二香，快来，给他吃点奶。二香刚生了儿子伟，两个白白大大的奶子把衣服拱得老高。二香也是个爱热闹的人，他二话不说，跑过去，撩起衣服，右手往乳房上一捏，奶水就像水枪一样，直直地射进松的嘴里。松开始是挣扎，接着就不动了，闭着眼睛把二香的奶水全吞进了肚里。松打小没那么饱饱地吃过一个人的奶，那股浓浓的奶香让他迷醉了，松想起了母亲，他不由得主动张开大嘴。二香挤完两包胀鼓鼓的奶，跟着另两个女人一哄而散。松躺在地



上，半天不愿起来。

香吗？一个女人远远地问。

香。松脱口而出。

从此，松像变了人似的，对二香着了迷。开始，松迷上的是二香的奶。不管下地还是收工，他都像跟屁虫一样跟在二香身边，眼睛盯着二香那颤巍巍的胸脯，一股奶香便从心底漾上来。后来，松渐渐长大了，稍稍知道了一点男女之事，对二香的迷恋就由奶香扩展开去，生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松自己也不明白。

其实，松的条件也不差，找一个女人过日子也不算什么难事。二香不等松说话，又接着对松说，找一个吧，你伯父的两个儿子在外面工作，还要靠你照顾。再说，我老了，也没奶给你吃了。二香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谁说的？你永远有。松说着话，心里一股子奶香又漾了上来。一想起二香，一看到二香，松总是这样。媒人给松说了无数的女人，松都不感兴趣，他总觉得别的女人身上，少了点什么。

二香不答应松，松就不走。晚上，二香劝不动松，就做了饭，端了一碗给松，松不吃。二香关了门，睡了，松就在门外，二香二香地叫。

这一下，惹恼了伟。

伟娶了女人成了家，住在二香的隔壁。松叫二香的声音，把他拽下了床。伟走到松身边，踢了他一脚，说，都四十多的人了，要不要脸？你给我滚回去。松不理伟，还是叫二香。伟来了气，就把松往死里揍。松不还手，照样叫着。二香起来开了门，骂走了伟，把松拉起来，幽幽地说，你这是何苦呢？回去吧。

松摇头。松说，你不嫁给我，我不走，让伟打死算了。

二香听了这话，一下子就想起了男人打自己，松来帮她的情景。二香心动了，二香说，以前你就说过，你要娶我，是真心话？

是的，我一定要娶你。松说。

你回去吧，让我再想想。二香松了口。有了希望，松就说，明天，我来听信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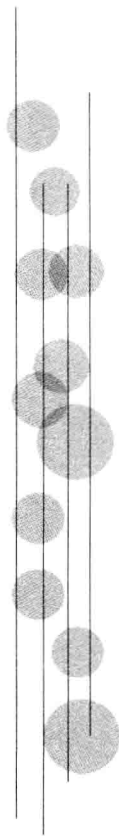
松刚走，伟就闯进了二香的屋里。不一会儿，屋里便传出了母子俩



激烈的争吵声。松没有听见。

第二天，松去找二香，门关着，松就等。等到晌午，门还关着。松就找到伟，伟也觉得奇怪。二人来到二香门前，伟喊了几声妈，松喊了几声二香，没人应。二人都急了，合力撞开门，找到了二香。

二香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她的一头黑发，已经变成了一头的白霜。





竹 虫

浴室里，三秀一丝不挂地站在壁镜前，瞅着自己白白嫩嫩的身子，就想起了竹虫。

为什么会想起竹虫？三秀搞不懂。但有一点三秀明白，这个时候想起了不该想的东西，有些煞风景，有些不合时宜。笃笃笃，敲门声又响了，响得有些轻，有些暧昧。三秀顾不上多想，慌忙抓起内衣，边穿，边说，等一下，马上好了。

门开了，门外，站着一个男人。

男人着一条三角裤，遮住了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男人身上很白，在灯光下，白得有些晃眼。三秀看着男人的身子，脸红了红，就低下了头。还不好意思啊。男人笑了笑，轻轻拧了一把三秀的脸，一头钻了进去。三秀悄悄瞟了一眼男人的背影，突然又想起了竹虫，三秀觉得，男人和她一样，也像一只竹虫。

三秀的老家在一个大山里。那儿有大片大片的竹林，那儿盛产竹虫，三秀就是吃竹虫长大的。竹虫，对于三秀来说，已经刻骨铭心了。尽管，三秀已经来这个城市两年了，但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奶油香味，还不时地浸出来，有很多次，三秀闻到了，真的闻到了。一闻到这股香味，三秀就想起了竹虫。

其实，山里人都知道，三秀也知道，竹虫有幼虫和成虫之分，人们吃的，是幼虫。幼虫寄生在竹筒内，以食嫩竹为主，从竹尖逐节往下吃，最后藏于根部黑暗的竹筒内。每到十一月，村里人就开始捕食了。小时候，三秀看着那些像掉了翅膀的蜻蜓一样，长得白白胖胖的竹虫，怕，不敢吃。父亲就说，怕什么呢？又不叫你生吃。父亲说完，就用开水余



了，倒进滚烫的油锅里，炸得金黄鲜亮，然后用漏瓢舀起来，撒些盐巴、海椒之类的佐料，顿时，一股奶油的香味便在屋里荡漾，像水一样，一波一波的。

父亲倒一杯酒，坐在桌上，用手指夹一只竹虫，吃了，再抿一口酒，那惬意劲，三秀永远记得。三秀看父亲吃得香，流着口水，怯怯地想吃又不敢吃。父亲说，来，闭上眼，张开嘴，啥也别想，吃。三秀咬咬牙，照做了。一只竹虫，从父亲的手里落下来，落进了三秀的嘴里。

吃了一只，想吃第二只，三秀吃上瘾了。三秀每天都缠着父亲，要竹虫吃。

后来，三秀大了，漂亮了，三秀就出来了。

三秀知道，有竹虫吃，没钱用，那不叫好日子。三秀要过好日子，只有出来了。村里打工的姐妹们都说，只要人长得漂亮，挣钱，容易。

认识男人，是在发廊里。

那天，三秀正在给人洗发，男人进来后，不要别人洗，非要三秀洗。一次发洗过，男人像着了魔，天天来洗，要三秀洗。一来二往，三秀就和男人熟了，男人开始约三秀吃饭、跳舞、唱歌了。有天晚上，三秀随男人去吃饭，男人喝了点酒，三秀在男人的怂恿下，也喝了点酒。男人就说，三秀，我爱你。三秀说，你爱我？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别犯错误。男人怔了怔，说，你知道了？也好。男人就讲了他的家，讲了他的老婆，还讲了他们的婚姻。分手时，男人说，和我好了，不会亏你，你明白吧？三秀说明白。三秀当然明白，三秀嘴上没说，心里却拒绝了男人。

不得不佩服，男人很有决心，很有耐心，像一块胶，粘上三秀了。这一粘，就是两年。

三秀有些喜欢男人了。

三秀投降了。

三秀随男人走进了宾馆。男人迫不及待地把三秀推进了浴室。

三秀洗了澡，身上又飘出了一股子奶香味，三秀睡在床上，听着浴室里哗哗的水声，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开始有一茬没一茬地胡思乱想。

男人出来了。

男人把身上的浴巾扔在椅子上，像一只竹虫，滑进了被窝，一把抱